

##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

# 崔兰仙 夹小包袱的抗日大嫂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### 少年立志身许国

崔兰仙少时读书，192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泊镇九师。

当时的九师，是一所民主气氛浓厚的进步学校。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师生中宣传进步思想，组织开展反对校方迫害进步学生的斗争，崔兰仙从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崔兰仙怀着强烈的爱国之情，参加了九师抗日救国会。她上街下乡宣传抗日，查禁日货，在演讲台上振臂疾呼，号召同学们团结起来，投入到抗日洪流中，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，誓死不当亡国奴。

1935年，北平（北京）爆发“一二·九”抗日救亡运动。数千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。大批北平学生到南京请愿，崔兰仙闻讯到车站送别。这次经历让她进一步懂得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意义，她在日记里写到：“甘愿征战血染衣，不平倭寇誓不休。”

### 投身革命意志坚

1935年，崔兰仙从泊镇九师毕业后，在盐山旧县镇北街创办了一所平民小学。

在那个年代，受封建思想禁锢，女孩子很少有上学的机会。崔兰仙挨家挨户动员，免收贫困学生

的学费，还自己出钱为特别困难的学生买书。在课堂上，她把爱国主义教育和文化知识结合起来，使学校成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阵地。

同一年，在父母包办下，她被迫和当地地主家儿子结婚。崔兰仙热情、刚烈、敢想敢为的性格，为她招来了许多闲言碎语，夫家更是对她白眼相待。
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相继在旧县镇成立。已经有了孩子的崔兰仙，毅然冲破家庭束缚，走上抗日一线，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### 发动群众保家国

在火热的抗日斗争中，崔兰仙发动、组织群众积极从事抗日工作，成为我党创建津南抗日根据地的青年骨干。在她的影响下，二弟参加了抗日救国军，大哥为救国军送情报、筹粮款，嫂子和弟妹也都参加了抗日活动，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崔兰仙的娘家成了抗日堡垒户。

1938年，崔兰仙受党的委派，到盐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教育科任科员。她积极动员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，组织贫困儿童入学，在盐山各地办起抗日小学、青年夜校、妇女午校和识字班。

同年12月，崔兰仙当选为冀

鲁边区妇女救国总会主任。她先后指导组建了盐山、庆云、乐陵、沧县、南皮、宁津等县的妇女救国会，发动组织妇女参加抗日斗争，并筹办了边区第一份妇女刊物——《妇女解放》月刊。

为了方便在敌人据点之间往来，她把自己打扮成农村妇女的模样，活动在各村庄——教孩子识字，帮村民干活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……许多村民不知道她的名字，都亲切地叫她“夹小包袱的抗日大嫂”。

在她的带动下，妇女干部们深入农村基层，宣传党的政策，培养抗日积极分子。经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有20多人；由她参与组建的抗日小学多达50多所；她工作过的地方，村村建立了妇救会……

### 舍身取义壮山河

残酷的环境下，崔兰仙频繁来往于游击区、敌占区，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，久而久之，她的身体累垮了。同志们要送她到外地看病，她总是说：“共产党员死都不怕，病算什么？”乡亲们心疼得掉眼泪，凑钱给她抓药，也被她一一婉拒。

更令人动容的是，崔兰仙的包袱里，经常放着一双童鞋，那是她为女儿做的。

参加革命后，她便将女儿托付



给母亲抚养，母女俩很久也见不上一面。她每次见到女儿，为女儿新做的鞋子总是小的，只好重新量了再做……就这样，新鞋子一双双地做，又一双双地换，女儿脚在她的小包袱里一天天长大。

1942年6月9日，日军开始对冀鲁边区进行规模空前残酷的“扫荡”。

12日拂晓，崔兰仙与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博带一个连的八路军战士，在东光县刘大瓮村南花子坟一带遭敌袭击。

为了掩护部队突围，崔兰仙跑向花子坟开枪吸引敌人。最终因敌众我寡，身负重伤，不幸被俘。她挣扎着高喊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宁死不当亡国奴！”敌人恼羞成怒，向她连刺数刀。

崔兰仙英勇牺牲时，年仅27岁。

## 忙碌着 紧张着 幸福着

知言

又是一个“兵荒马乱”的周末。家庭新成员报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需要准备的事情也渐渐多了起来。趁周末休息，把待产所需的东西都整理了一遍。大人的、小孩子的，林林总总，收拾了两个行李箱。

之前有哥们儿向我吐槽：当爹是从洗尿布开始的。现在看来，这日期恐怕还得往前挪挪。

几个月前，两边老人不知从哪听来的说法：要给孩子准备衣服、被褥，不然就会怎样怎样。于是，4个年龄加起来超过200岁的人，像小孩儿比赛似的，你一件我一件地往家买。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迷信，没人当真，但还是乐此不疲，享受着这个过程。

从没有哪段旅程能如此奇妙。日历每翻过一页，全家人的心境也会跟着更复杂一些：最初是欣喜，随之而来的是期待，之后又会平添几分对新身份的焦虑……尤其每次检查结果出来，一旦发现哪里与标准值有一丝差异，忐忑与担忧也会立马漫上来。

之前看过一部特别火的韩剧，叫《请回答1988》，里面有一句父亲对女儿讲的台词：“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。”他们又何尝不是第一次当爷爷、奶奶、姥姥、姥爷呢？

找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把孩子的衣服、被褥都洗了一遍，家里晾衣杆晾不开了，于是又着急忙慌去买了一个回来。

“万国旗”升起来了，整个世界都跟着融化了。衣裤那么小，手绢似的，蹩手蹩脚、轻拿轻放的，就像那就是孩子一样。

从没有觉得晾衣服也得这么小心。这几日，喜欢把脸贴在媳妇肚子上，去感受胎儿的活动。时不时，会被踹一脚、打一拳。然后惊喜地问她：“是孩子动吗？”

她笑着回答：“没见过挨了还还倍儿高兴的。”



## 戳，戳，戳 宠物毛变成艺术品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29岁的刘言秋，在市区一家美术机构当老师。不过，她更喜欢称自己是“艺术类铲屎官”。

她养了3只宠物狗。“从成为‘铲屎官’的那天起，我就做好了‘狗毛满天飞’的准备。”可她没有想到，宠物掉毛这件在别人看来特别头疼的事，竟让她收获了新爱好——制作毛毡玩偶。

事情还要从两年前说起。那天，刘言秋无意中发现了一家销售制作毛毡玩偶材料的网店，看着一幅幅买家秀，她一下子就来了兴趣。

那些毛毡玩偶虽然只有手掌大小，但外形与实物非常相似，憨态可掬、萌态尽显。刘言秋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，发现制作方法非常简单——只需利用戳针将羊毛戳成圆形，不需胶水拼接，继续用戳针戳到毡化便会连接在一起。

下单、签收、制作……三两天工夫，刘言秋就完成了一只小兔子：“比真的还要生动可爱，简直萌化了。”

初战告捷，这给了刘言秋挑战更高难度的信心。

联想到每天从房间清理出来的一团团宠物毛，她突发奇想：把这些宠物毛收集起来，照着自家宠物的样子，做毛毡玩偶。

这可比在网上买材料难多了：先要为作品设计草稿，主视图、俯视图、左视图三种基本视图缺一不可；接着还得把毛按颜色进行分类……

第一件作品，刘言秋花了一个多月才完成，中间不知做了多少次修改。“看着作品在手中一点点成型，特别有成就感。尤其是最终完成的那一刻，作品把自己都萌到了，少女心爆棚了！”刘言秋把作品拍下来，发在朋友圈里，引来大家纷纷点赞，也不乏求购者。

创作过程虽然枯燥，但好在有故事陪伴着她。

身边喜欢宠物的朋友拜托她制作毛毡玩偶，同时也会同她分享自己与宠物的故事，温暖的、幸福的、悲伤的……

带着这些故事，刘言秋用心完成着每一件作品：“它们有灵魂、有温度，这就是手作的迷人之处吧。”

很久以来，郭希孟都不愿把收藏的明清红木家具公之于众，这在当地红木家具生产圈里几乎也算是行规——人们生怕老手艺、老样式被同行“偷”去。

直到7年前，年轻的郭凯华从父亲郭希孟手中接过了生意，行规被打破了。

## 在传承中坚守与创新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本报通讯员 边贵成 摄影 殷实

青县中古红木文化小镇紧邻运河，郭凯华经营的凯华明清古典家具厂就在这里。由前厅一直向里，穿过两扇大门，来到一个古色古香的展厅，他父亲郭希孟收藏的那些明清时代的红木家具，都陈列于此。

### 接手父辈企业

7年前，22岁的郭凯华从父亲手中接过企业，也接过了父辈们对红木家具的那份热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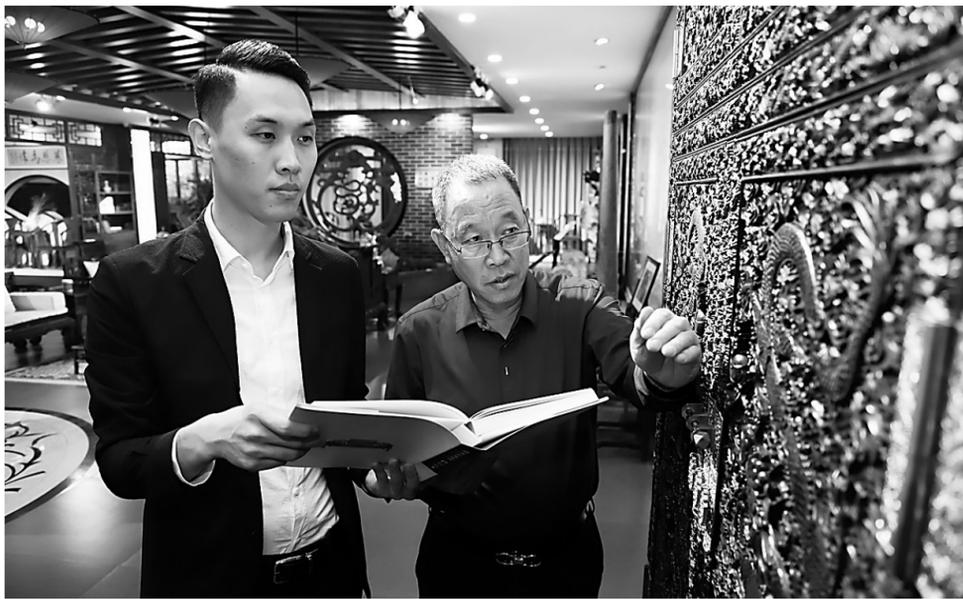
郭凯华的爷爷和父亲，都是早年间有名的古家具修复匠人，有着一手能让古家具起死回生的高超技艺。

郭凯华开设的明清红木家具展馆里，陈列着一件父亲几十年前修复的清代条案。“当时，条案已经面目全非，仅剩下一张桌面和部分残缺的桌腿。父亲花了很长时间，才完成了复原。”郭凯华记得清楚，在他特别小的时候，父亲经常会花高价买回一些专业书籍，学习传统家具的样式与工艺。其中有一本书花了1800多元，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职工一年的收入。

像郭希孟一样从事古家具修复的匠人并不少，但相当一部分只是把这当作营生手段，而郭希孟从中看到了文化：“好手艺得像古董一样，要能断代才行。”

在他心里，人们一提古典家具，马上就会想到明清家具，但其实两个朝代的家具风格完全不同，明代家具造型简洁、装饰适度，而清代家具沉稳雄壮、装饰华丽。“手艺人只有真正搞清楚两者区别，在修复老家具的过程中，才不会张冠李戴、贻笑大方。”郭希孟说。

父亲对待手艺的严谨态度，也深深影响了郭凯华。他从小闻着红木家具的香气长大，对红木文化的热爱丝毫不逊父辈，尤其是对榫卯



直到7年前，年轻的郭凯华从父亲郭希孟手中接过了生意，行规被打破了。

结构欣赏至极：“不管多大、多复杂的物件，都不用一颗钉子，哪怕历经上百年，仍能拆卸自如，透着老祖宗的智慧。”

### 守住“活气儿”

无论哪个行业，生产效率都是

经营者最关心的问题，而郭凯华似乎是个例外。

早在10多年前，郭凯华就知道电脑雕刻机的存在。“单论效率，一台电脑雕刻机能抵20个雕刻工，一个工人能同时操作10多台这样的机器。”

以制作一把清代太师椅为例。

不算开料、烘干等前期工序，仅仅是雕刻这一个环节，一个经验丰富的雕刻师，少说也得两个月时间，而换成电脑雕刻机，几天就能完成一批。

越来越多的从业者用机器替代了人工，虽然大大提升了效率，可在郭凯华看来，古典家具的“活气儿”却没了：“机器活儿千篇一律，只能称之为形。而人工雕刻层次更加分明、线条更加灵动，是家具的魂。”

“手艺才是真正需要传承的东西。”为了守住古典家具的“活气儿”，郭凯华不惜以每人每天六七百元的工资，同时雇佣着6位有20多年工作经验的手工雕刻师。仅这一项，就占去了工厂全部支出的三成以上。

“作为从业者，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坚守一些东西。古典家具的魅力不仅仅是它的外形，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在文化。”对于坚守，郭凯华有自己的看法。

### 在坚守中创新

“古典家具的样式相对固定，于是很多人觉得，创新与这个行业无缘。而在我看来并非如此。”郭凯华说。

一直以来，在当地从业者中有个不成文的“行规”——没人会将自已收藏的老家具公之于众。

郭凯华的父亲也不例外。

“这些年，父亲收藏了不少明清时代的红木家具，除了特别亲近的人之外，从没向外界展出过。”在郭凯华看来，之所以会有这种行规，和人们担心老手艺、老样式被同行“偷”去的狭隘偏见有关。在他看来，要想做大做强，离不开行业整体扶持，而要发扬这个传统行业，就要所有从业人员拧成一股绳，不断交流，不断钻研，唯有如此，才能推动行业发展，大家也能从中获益。

接过工厂后，郭凯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劝父亲把老祖宗留下的这批珍贵艺术品展示出来。“父亲的这些收藏，都是封建社会里皇亲国戚、达官显贵用过的东西，数量稀有，样式、雕工非常精美，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。”在郭凯华看来，这些收藏无不彰显着老祖宗的智慧与审美，是所有人的财富。

几次交流之后，郭凯华的想法终于得到了父亲的支持。

明清红木家具展馆开馆的那一天，许多从业者、爱好者赶了过来，都想一睹这些藏品的风采……

“将这些藏品展示出来，虽然有被人仿制的风险，但我并不后悔。”在郭凯华心里，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明清红木家具展馆能成为从业者交流经验、增进手艺的根据地，也能成为红木文化爱好者的聚集地。大家通过沟通交流，踏实下来钻研技艺，不断推进榫卯文化的宣传与推广，坚守初心，不负重托，真正将老辈的记忆传承下去。

就像郭凯华说的那样：“这种技艺、这个行业、这份光荣，值得我们奉献一生。”